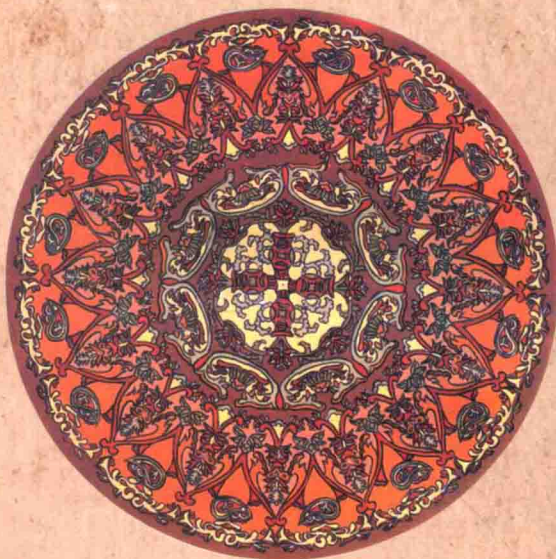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丛书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第二辑)

周 珊 吴华峰 主编



學苑出版社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丛书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第二辑）

周 珊 吴华峰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第2辑 / 周珊, 吴华峰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77-4678-5

I. ①西… II. ①周… ②吴… III. ①西域—文学研究—文集
②西域—文化史—文集 IV. ① I209.945-53 ② 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6665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18.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卷首语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和《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的同仁集刊。

以塔里木盆地为核心，包括其周边邻近地区的亚欧内陆地带，是中国历史上习称的“西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传世典籍中，它的指称和面积都有所不同，但以新疆这一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地域为中心，则是毫无疑问的。独特的地缘决定了西域成为世界文化多元对话的十字路口，也注定了西域——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要为人类创造出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新疆师范大学建立伊始，注重西域本土的研究便成为当然的学科理念。21 世纪之初，“西域文史”被确立为学校的第一批优先发展学科；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学科群体又升级为第一批校级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2011 年，“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再度升级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在“立足西域，弘扬文史”目标下，我们创办了《西域文史》的年度集刊，希望在新疆本土建立起与世界学术潮流遥相呼应的西域研究园地，打造学术刊物的新品牌。这一努力是有效的，在其创刊之初，便得到了来自国际方面的回应，著名的中国学家池田温教授高度评价集刊“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的近代化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如今，《西域文史》已经出版六辑，并从第六辑开始，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办，继续在国际学界推动西域研究的发展。

以增强和提高西域研究的综合水平为己任，这也是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创立之初的学术追求。因此，与《西域文史》为海内外学人搭建西域研究的新平台相表里，我们力图将新疆本土、特别是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组织下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展示给国际学界，这便是中心集刊《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和《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创办的缘起。

以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升级为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基地为契机，我们推出两种论丛的创刊号。此后，我们将以不定期的方式，按专题分类，汇集中心专职与兼职成员新近发表的研究成果，持续不断地提供给学界批评，从而体现我们为历史时期西域文明的研究、为当代新疆的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2012年4月

目 录

拓展民族文论研究	王佑夫 (1)
论柯尔克孜神话史诗《考交加什》	曼拜特·吐尔地 (9)
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研究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宝音达 (16)
简论《福乐智慧》中的人性美观	阿依古力·阿不都热依木 (24)
《福乐智慧》的读者论	王成奇 刘振伟 (30)
文之别致——试述《福乐智慧》艺术形式的独创与兼收并蓄	刘 霞 (39)
寻找“晚开之花”的根	
——维吾尔现代小说形成的发生学考察	努尔买买提·艾买尔 (46)
当代翻译文学对维吾尔文学的影响	帕提古丽·吾买尔 (58)
余阙的“河西情结”	
——读《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宋晓云 (65)
伊犁将军西域诗论	星 汉 (71)
《西域闻见录》文学性初探	岳 永 (98)
和瑛诗歌与新疆	孙文杰 (105)
西域边城的狂欢之夜	
——黄濬《红山灯市秧歌行》读赏	周燕玲 (119)
“陇上铁汉”安维峻生平及其著述略论	史国强 (124)
新疆经验与王蒙的小说创作	王 玉 (134)

民族交往视域下的新疆民汉语言接触	赵江民 (144)
西域历史地名教学中的音韵学运用	
——从岑参诗中的西域地名谈起	夏国强 (152)
新疆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研究	董印其 (157)
新疆汉语方言文本研究方法初探	
——以民间故事《夏禹治水》为例	李志忠 (171)
论维吾尔谚语句式结构特征	华锦木 (183)
外来词对维吾尔语词义的影响	吴向丽 (192)
卫拉特方言借词的地域性特点	陶布力格 (196)
中国塔吉克族语言使用现状调查分析	周 珊 (204)
文学与考古双重视野中的“柘枝舞”	海 滨 (215)
从乾隆帝西域诗看新疆与中亚之关系	周 轩 (231)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对新疆的描写及其史料价值	姚晓菲 (241)
《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的特点与不足	徐玉娟 (251)
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中的西域民俗描写及其意义	吴华峰 (264)
论精河蒙古族婚俗之“喝定亲酒”习俗	那·舍敦扎布 金 花 (273)
清代新疆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与对策	朱玉麒 (279)

拓展民族文论研究

王佑夫

历史不会永远尘封，到了一定时间，它自然会被打开。源远流长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思想解放、学术复苏时，终于有一些研究者进入这一园地，拓荒耕耘，开始了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的研究。

1981 年，云南出版《论傣族诗歌》，这是古代少数民族文论领域的第一本专著。同年，内蒙古出版《蒙古族文论选》（1721—1945），这是第一本少数民族族别文论选。1985 年，编著者又出版《蒙古文论精粹》（两书为蒙古文）。随后，贵州在彝族文论的发掘和整理方面有了重大发现和收获，1988 年起，先后有《彝族诗文论》、《论彝族诗歌》、《论彝诗体例》三部汉译著作面世，引起学界震动。1994 年出版的《清代满族诗学精华》，为满族诗学的研究勾画了一个大体轮廓。

我国第一部集多民族文论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族文论选即《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1987 年在新疆出版，受到海内外高度重视。1990 年完成其续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1994 年面世。两书选文涵盖三十余个民族，著名诗学、美学专家张文勋和周来祥先生在序文中赞誉其“填补空白”、“功德无量”。2005 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约百万字。这部巨著选文收取面广，时间跨度大，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通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9—199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于 1999 年出版。此时，一些民族地区也出版了地区性或单一民族的当代“理论评论集”。这类著作的编辑接续了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整理工作。

上述汉译文论著作，都有比较详尽的注释，有的每篇原文后还附有简短的说明，这是整理者和编选者的认识、体会和评价的一种凝结，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基础性的微观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伴有宏观的扫描性的评述。一些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如贾芝、钟敬文、刘魁立等，为几本民族文论选本撰写的序

文虽带有直观和印象的色彩，缺乏充分的论证，但具有很高的视点，高屋建瓴，观点精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宏观性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该著“以专题为纲，作横向描述”，“有些专题视其具体情况，适当作史的勾勒”。2004年香港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则以族别立章，另设口头文论一章。即将问世的《中国少数民族理论批评史》是在前书基础上改用时代（或曰朝代）的顺次，增添了现当代的少许内容。已经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诗学通论》，论述时限下至20世纪末，但仅限于诗歌理论批评的狭义诗学。

综观已有成果，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和研究空白：1. 古代文献的辑校，在选文的取舍、作者族属的甄别尤其是注释等方面问题尚多，有待厘清；大量民语著作有待汉语翻译，已有译著需要修订，等等。2. 丰富的口头文论尚未全面挖掘。3. 当代文论部分，限于新中国成立后50年，选文仅限于作家文学批评，并只选单篇论文而不涉及专著。4. 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中，古今汉族学人的著述成为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特殊存在也一直未被纳入研究者视域之内。

因此，民族文论研究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在批评主体上、载体流通上等，都大有拓展之必要。换言之，民族文论研究范围和对象应该扩大到包括“文革”10年和21世纪10年的当代民族文论，包括推动民族文论发展的古今汉族学人，台、港、澳民族文论，55个少数民族群的口头文论等；逐步改变宏观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民族古代文论发展历程描述上的格局，进入对民族文论的文化背景、自身规律、批评方法、概念范畴、内部结构、民汉关系、民外（主要是周边国家）关系等方面的深入系统的探讨。这里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族别的，一个是少数民族群集合体的。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时，更要重视集体层面。我们要让“集合”的整体力量和声音真正成为中国文论整体中的“半边天”。

展开如此范围内的民族文论研究，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意义。我们力图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来尝试。这里，简单讲四个问题：

一、汉族学人对民族文论的贡献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程中，汉族学人做出了积极而不可或缺贡献，他们的著述应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组成部分，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起始是口头诗歌，我国第一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论“乐府”时就包括西域少数民族歌谣，又谓“歌是北歌，而保存之则南人也”^①。“歌本鲜卑语”的《敕勒歌》受到历代汉族诗家的赞誉。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金不知书，同于刘项，能发自然之妙如此。当时徐庾辈不能也。吾谓西汉而后，独《敕勒歌》近古。”他高度肯定这首少数民族口头歌谣的“自然之妙”独步一代，为当时汉族著名诗所不及，而靠近诗之经典《诗经》了。近人王国维举它为写景“不隔”之境界的典范之作，直呈风物，豁人耳目，是绝妙好词。《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白狼王唐菆等的《慕化诗》三章，犍为郡掾田恭将它译为汉文，从而被录入乐府，载入史册。“五四”以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译介与理论探讨陆续展开，汉族学人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相对于母语创作，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要早，要丰富。录存于史书、方志、见闻笔记、诗文选集、诗话词话中的评论文字大多为汉族学人所写，形式以序跋为主，少见专文；内容以风格点评为主，少见宏论；方法以比较为主，少见变化；态度以褒扬为主，少见批评。汉族学人开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理论批评之端，与少数民族文人一道促进其发展。金、元之时出现了少数民族诗人群体，肯定其文学地位的大多为同代或后代汉族学人的评论。元人戴良首赞他们“舍弓马而事诗书”，与汉族名家“齐驱而并驾”（《鹤年先生诗集序》）。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云：“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一书中列举其人，称其“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对于这一诗人群体的个人创作特色、与汉族诗家的文脉关系等等，亦不乏中肯之论。

明清时代，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文学全面繁荣。在汉族学人带动下，满、蒙古、回、壮、白、布依、纳西、土家等族群的汉语理论批评也发展起来。文坛领袖、诗界盟主、国学大师，编书为文，先后评说。王世贞、杨慎、钱谦益、沈德潜等对滇黔边省诗人做了推举，袁枚、翁方纲、洪亮吉等对清代乾嘉诗坛巨匠之一、蒙古族的法式善做了多面评价。至于王国维高度评价满族纳兰性德词作的独创性、民族性及其人崇高文学地位的经典之语早已为学界所熟知：“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五十二）王国维还在《人间词话》中

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以“《红楼梦》之作者”曹雪芹为例提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的创作理论，所谓“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人间词话》十七）。并首次用西方哲学与美学观点写下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树立起红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开拓了民、汉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视野。

历史进入20世纪上半叶，少数民族文学随着新文学的兴起，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较快发展，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顶级人物中有了少数民族作家，如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郁达夫与徐志摩率先举笔，宣布他作为文学新人的出现；随之，苏雪林、李健吾等从文化、思想、美学上对其作品剖析，论述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独特地位。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一些汉族学人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他们是领导者、指导者，也是实践者，茅盾、冯牧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学者说茅盾“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之广、评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之多，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位专职评论家”^①。对蒙古族、彝族、白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壮族、藏族等民族的数十位作家，茅盾都曾给予认真的关注与评论。新时期以来，汉族学人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与少数民族作家、理论评说和研究家，平等对话，友而非师，共同经营神圣而多元的文学事业。

二、重视当代民族文论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民、汉文学工作者共同参与，开启了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并一直在相当程度上受主体文论影响，同呼吸，共命运。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艺思潮涌入国门，民族文学创作家和理论工作者一道，一方面敞开怀抱大胆接纳，另一方面寻根于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格局下，从宏观理论上探寻民族文学的发展道路，用以指导创作与批评实践。

具体批评的展开，主要是围绕文体进行。诗歌依然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对其做理论探讨与作品评论的历史很早，1950年就有了诗评文章。此方面资源也最为丰富，几乎占据整个民族文学论坛的半壁江山。在诸多民族创作中，小说创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名家名作不断出现，随之展开的评论，其范围远远超出族界，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散文批评相对较弱，但对地域风情散文、新编故事及报告文学等之评介有大量篇章。少数民族戏剧种类较多，有藏

^① 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剧、白剧、侗剧、傣剧、苗剧、彝剧、婺剧、布衣戏、毛难戏、维吾尔歌剧与话剧，蒙古族的话剧、歌剧、舞剧等等，其大量创作与演出被批评活动所关注，少数民族影视文化的繁荣也备受评论界关注。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虽已涉及各种文体，书写下自己独具特色的成长历史，可圈可点，但比之于创作，它相对滞后，独立的体系尚未形成，理论家与批评家匮乏，在外来文化与强势文化的挤压下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一次全面总结，旨在更好地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崇高的民族文学使命。

当代民族文论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时限应延伸至 21 世纪 10 年，这是当代民族文论的又一个新起点。重要的是接通历史的中间链条，这就是“文革”10 年。“文革”10 年，民、汉文学与文论历史未断，只是价值观念体系变了、坏了。我们不能对“文革”10 年搞什么“跨越”，“搁置不论”。历史的真实，是人类重建未来的基石。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小节甚至一个小点没有了，过程就不完善，“好坏并列才见历史过程”^①。“文革”历史的真实，是中国告别“文革”的起点。“文革”10 年的民族文学文论，我们也不能简单回避，而应敢于直面，做出科学的历史裁判。二是要放眼台港澳。历史在不同空间展现。民族文论到了当代，先后在台港澳出现。台湾少数民族文论由口头与书面两部分构成，书面文论包括最早生活在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文论和由大陆迁往台湾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有卑南族孙大川、董恕明（女）和邹族巴苏亚·博伊哲努（浦忠成）等，他们均有专著问世，如孙之《山海世界——台湾原住民心灵世界的摹写》^②，董之《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③，巴之《原住民的神话与文学》^④；后者有回族白先勇、蒙古族席慕容等，白之文艺评论集中在《白先勇文集》第四卷中。港澳则只有单一的书面文论。台港澳民族文论，因特殊的文化、文学、意识形态、地缘关系等而较之大陆民族文论具有明显的个性，但又是整个当代中国民族文论不可分割的部分，有着同一文脉。

就当代民族文论研究总体而言，要有历史的描述，更要由外向里深入。换言

① 金克木《金克木集》卷四，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09页。

② 孙大川《山海世界——台湾原住民心灵世界的摹写》，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0年。

③ 董恕明《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私立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年。

④ 巴苏亚·博伊哲努（浦忠成）《原住民的神话与文学》，台北：台原出版社，1999年。

之，要探讨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内部问题，如概念范畴、方法意识、知识结构、话语体系、价值取向、审美理想等。

三、深入挖掘口头文论

将文学理论批评只看作书面文学的产物，无疑是对历史的某种程度的忽略或偏见。应该说有文学就有文学理论批评，早在书面文学之前，在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史诗、谚语、格言、笑话等各种体式的口头文学中就出现了说明文学现象的言论、观点，诸如文学的起源、功能、创作、继承、传播等等，这便是口头文论。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曾经指出，远古时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诗歌中，有对文艺和审美起源的美丽想象，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智与思考，进一步去探索艺术起源的奥秘”^①。著名民间文学研究家贾芝先生说过：“民间不只有被誉为‘天籁’，真挚感人、色彩缤纷的诗歌杰作，也有它自己的诗学。这种诗学是依口耳传授而存在。”^②

以诗学为主的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内容丰富，难以穷尽，它不仅是我国民族文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文论整体的稀有部分。然而由于客观上它处在不成熟的理论形态之中，学人主观上又觉得它算不了什么学问，因此如路边野花，荣枯随年。20世纪90年代初，它被编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首次引起学界关注，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开始自觉采集，个别著作间有论及，但对之挖掘用力甚微，研究更显薄弱。

我们应该扫清认识上的一些障碍，扩大视野。口头文论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处在一种被再创造的状态中，由于它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播着，每一个传播者都可能有所增益、有所删减，有所修改，因而很难把它定格于某一时代而轻视田野调查。口头文论的流动性决定了它共有性的特点，跨境民族的口头文论不应以采集的国度而确定其隶属关系，在同一地区多民族中传播的口头文论亦不应归于某一民族所有。口头文论是口头文学的构成部分，存在于口头文学中，具有文学形象性，它既有精彩的理论概括的片言碎句，更多的是形象描写中所蕴含的不自觉的朦胧的理论或美学意识。口头文论既包含书面文论中一些文学基本理论的

^① 周来祥撰，王弋丁、王佑夫、过伟主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序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② 贾芝《彝族诗学论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共性问题，更有关于口头文学的说唱表演、技法传授等方面的内容。口头文论常常和音乐、舞蹈、宗教等融合为一体，不能以单一的文学观念而任意切割其原初状态。充分认识口头文论的形态与特性，是深入挖掘与研究它的思想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口头文论研究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口头文学中所存在的口头文论；二是探讨口头文学的特征规律的理论，比如史诗诗学便是其重要内容。对少数民族口头文论与书面文论合而为一的深入研究，将导致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整体结构的变化，具有颠覆性意义。这是因为自成体系的中外文论大都是书面创作经验的总结与理论升华，从根本上忽视了众多民族口头创作的文学与文论的存在。

四、重视汉译民语文论

21世纪前，民族文论研究基本停留于汉语型。近几年来，族别文论研究有了改变，主要标志是民民族别批评史的出现，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文字的批评史先后问世，藏族及哈萨克族文字的批评史已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然而，整体的民族文论研究仍未改变面貌，其原因是古今丰富的民语文论大多尚未转换文字载体而停留在自己族内。民语文论再也不能封闭自己，要走出狭小的语言天地，通过翻译转化为汉语，与主流学界对话，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所接受，从而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因此，民语文论的汉语翻译成为拓展民族文论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理论翻译相对于作品翻译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民语文论汉译是民族文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把我们不熟悉的理论话语转换成我们熟悉的理论话语，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创造，属于文论研究范畴。同时，任何一种理论转换，都很难与作者的原意完全吻合，很难保证在解码的过程中，不使原著的理论信息有所增添或减失。因此，任何翻译都只能永恒地徘徊于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可能是终结性的，始终有一个再认识、再推敲，使之由粗疏走向精确的问题，已有的翻译还需不断修订甚至重译。

对待民语文论，我们要用文化的或曰大文学的眼光审视。需要以一种整体思维来考量并发掘其中潜在的文学思想与观点，了解文学初始的状态及演进的过程。即要认识到民语文论在非文学文本载体中初始的混沌与融合状态以及发展演变的过程，不以单独、纯粹的书面文学理论批评视角去苛求少数民族先民们的文学思想表达。例如维吾尔族的诗学就经历了由朦胧状态的初始诗学向古代诗学以

及近现代诗学不断发展演进的变化过程。在蒙昧时代的阿拉伯文里,“诗歌”是“知道”的意思,“诗人”是“学者”的意思,《福乐智慧》等维吾尔著述所表达的诗学思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产物。又如彝族古文论中论及经书、医书的写法,工艺制作的过程;藏族文论中包含因明学、修辞学、音韵学等多个学科的文化知识;蒙古族诗学中关于诗歌格律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术语、概念,如巴达噶、木儿、分等^①,它们是在吸收《诗境》诗学的基础上,借鉴汉语诗学,结合蒙古母语诗歌创作实践所创立的本民族诗学系统中最具特色的构成部分。凡此,都不应以现代纯文学理论思维去判别,从而忽略其个性存在,舍弃特殊的内容。至于母语文论与汉语文论之关系,与周边国家文论之关系,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使用多种文字包括使用外国文字写成的文论等,均应纳入我们的研究领域。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9—203页)

^① 参见巴·格日勒图主编《蒙古学百科全书·文学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论柯尔克孜神话史诗《考交加什》

曼拜特·吐尔地

史诗《考交加什》是柯尔克孜史诗中如实描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原始性史诗。

由于史诗《考交加什》在中亚和中国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民间广为流传，直到今天，它的各种变体无法用准确的数字来确定。在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一代的山谷里，逐水草而游牧的人民中间至今仍能听到《考交加什》的故事。

在吉尔吉斯斯坦，《考交加什》的三种变体已出版。分别是：1. 苏莱曼·阔诺克巴依变体，大约 1080 行，1923 年由卡伊木·米夫塔阔夫记录；2. 阿里木库勒·玉山巴依变体，大约 6300 行，1938 年由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木卡伊·艾利巴耶夫整理、出版；3. 托力米西·吉恩塔耶夫变体，这个变体中散文体和诗歌体混合，以韵文形式记录的部分大约占 600 行，1949 年由扎伊尔·买买提别阔夫整理出版。在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变体是玉麦尔·莫勒多的记录本，大约 6000 行。2008—2009 年期间我在帕米尔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收集到了《考交加什》的几种散文体唱本。从所有的变体中我们可以看出考交加什是属于克塔依部落的英雄^①，史诗中提到的 20 户人家全靠考交加什打猎为生。根据变体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以下表格中看出：

① 突厥语民族中任何一部史诗开端就谈到主人公所属的部落，这是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

演唱者	考交加什的母亲	考交加什的父亲	考交加什的故乡	考交加什的妻子
苏莱曼·阔诺克巴依	阿克艾热开奇	阿热甫巴依		祖莱卡
阿里木库勒·玉山巴依	比依开奇	卡热甫巴依	哈拉湖	祖莱卡
托力米西·吉恩塔耶夫	阿克巴依比切		阔克吾依若克	祖莱卡
玉麦尔·莫勒多	萨热克孜	卡热甫巴依	哈拉峻、铁盖尔买提	祖莱卡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不仅能看出演唱者保留了传统的名称，同时在演唱的时候也比较灵活。人称和地名有时用象征符号，有时用比较熟悉的环境名称来命名。苏莱曼·阔诺克巴依是生长在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州的人，他演唱的史诗采用柯尔克孜史诗演唱中的交叉韵律形式，在他的变体中考交加什的童年是这样描述的：

一周岁时就与众不同，
 两周岁时被人们重视，
 三周岁时就能推着木轮车奔跑，
 四周岁时就会结识朋友，
 五周岁时就已健壮成长，
 六周岁时就已名声远扬，
 七周岁时就开始习武健身，
 八周岁时就已经成熟，
 九周岁就已开始心系人民，

 十一周岁就有壮志雄心，
 十二周岁就已发育完全。^①

有关英雄童年时期的过早成熟和他每个时间段的成长过程的描述我们在许多英雄史诗中都能接触得到。在《考交加什》所有的变体中都讲述到了考交加什与灰母山羊神做的梦，考交加什外出打猎时打死灰野公山羊从而受到灰母山羊神的咒骂和它所发的毒誓，最终考交加什被困在山崖上。民间艺人在传承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才能在情节的安排上进行了翻新和再创作。例如在阿里木库勒·玉山巴依

① 扎伊尔·买买提别阔夫《考交加什》，比什凯克：夏木出版社，1996年，第49页。